

孟鄰堂集

孟鄰堂文鈔卷之九

館藏書

冊五
卷九

武進楊椿農先氏著

曾孫魯生校字

與齊次風論周禮書一

帝天之稱

古之祀天者或稱天或稱帝其稱昊天詩昊天有成
命昊天其子之是也其稱上帝易殷薦之上帝書肆
類于上帝是也合昊天上帝四字爲稱惟周禮大宗
伯司服而二鄭司服皆無註鄭司農大宗伯註昊天
天也上帝元天也康成註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
祀天皇帝是昊天上帝之解二鄭已不同典瑞四
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康成註祀天夏正郊天上帝

五帝所郊掌次王大旅上帝康成註大旅祭天於圜丘而他官五言上帝康成註爲五帝者三類郊者二上帝之外他官言五帝者九康成註皆天也是帝天之說康成亦前後互異夫天一而已安得有天又有元天又有五帝又有天皇帝又有夏正所郊又有冬至圜丘所祀又有類郊所祭今以易書詩證之天卽帝帝卽天昊天卽上帝上帝卽昊天非有二也左傳成公十三年秦昭告昊天上帝史記封禪書五天帝之郊始於秦而具於漢則五天帝及昊天上帝之稱秦漢制非周制矣家語大小戴記所言五帝乃人

帝非天帝也先生以爲何如

與齊次風論周禮書二

園丘祭天

夏至祭地

古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園丘方丘亦不言夏至祭地
史記封禪書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
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園丘之名始此然以之
祭地非祭天也漢書郊祀志文帝用新垣平言夏至
祀地祇於渭陽五帝廟夏至祭地始此然於廟不於
丘於陽不於陰也武帝從祠官寬舒議立后土祠汾
陰脽上祭地自此始於陰然仍用園丘非方丘祭以
十一月後常以三月非夏至也建元末周禮出始言

冬至祀天園丘夏至祭地方丘與魏文侯樂人竇公所獻之書合然尙未言北郊也建始初丞相匡衡請徙汾陰后土於長安北郊以就太陰之處元始中王莽請夏至祭地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於是夏至北郊之禮定夫天尊地卑地自不與天並虞書肆類于上帝不言祭地周書用牲于郊牛二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郊社禮不同可知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夏至爲短至北郊爲太陰就之迎之胡爲乎社日用甲用日之始也日用其始烏有月用短至者乎社祭土而主陰氣君南

嚮於北牖下答陰之義也孔疏土是陰氣之主社在南設主君立北牆下南嚮祭之所謂答陰者不過如是豈謂月用短至位就太陰乎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元卽始也仲春之甲日也社有大社王社國社侯社置社祭無不於仲春不用夏至益明己禮運曰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夫欲百貨之阜昌而建社於太陰之位祀之以短至之月非所以列地利矣天道圜地道方聖王法之以立上下言其道非言其形也乃取象爲丘之方圜不更支乎國之大事在祀祀莫大於天地使周果

有二丘之制諸經傳何以不言而獨見之周官他官
又何不言而獨見之大司樂且先得之百八十餘歲
之老樂人其非周制并非魏文侯制可知竊意梁惠
稱王之後廣崇祭祀創爲二丘猶齊八神之類冀致
天神致地示致人鬼致羽毛鱗介羸象猶齊威宣使
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之類冀遇諸仙人及不死
之奇藥之類蓋世主侈心方士詭說樂人傳之俗儒
信之竄入周官內耳先生以爲然否

與齊次風論周禮書三

考妣異廟

古無考妣異廟之說今以周官考之大司樂奏夷則

以享先妣奏無射以享先祖夫祖妣同廟祭安得異
鄭康成爲之說曰先妣姜嫄立廟祭之謂之閼宮先
祖先王先公竊意姜嫄廟旣爲閼宮未必泛稱先妣
先王太王以下成王之四親廟也先公祖紺以上皆
祧廟也未必並稱先祖考妣之似異廟者一質之春
秋儀禮禮記亦皆有可疑者春秋隱公五年考仲子
之宮穀梁傳仲子者惠公之母公羊傳隱爲桓立故
爲桓祭其母也夫惠公之母孝公之妾桓公之母惠
公之夫人也孝惠久薨必皆有廟而乃別爲建宮則
無論仲子之爲妾爲妻不與夫同廟可知考妣之似

異廟者二儀禮少牢饋食筮日筮尸祝云用薦歲事
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言以配者明他時不同
室饋食而後同祭也特性饋食不言配則無配可知
無配自不同室矣鄭註特性饋食言某事又不言妃
容大祥之後禫月之吉祭容者疑之也今特牲宿賓
曰歲事而不言某事則果非禫祭矣考妣之似異廟
者三禮記喪服小記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
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夫祖姑祖舅
不同室故以妻祔於祖姑妾祖姑不與祖舅祖姑同
室故以妾祔於妾祖姑祖姑三人不同室故以婦祔

於祖姑之親者若祖舅祖姑同室而祔以孫婦不得
僅祔於祖姑妾祖姑與祖舅祖姑同室亦不得僅祔
於妾祖姑祖姑三人同室更不得僅祔於親者矣考
妣之似異廟者四儀禮士虞禮男男尸女女尸必使
異姓不使賤者夫考妣同廟而以異姓男女之生者
爲尸不儼然亦夫婦乎豈禪猶未配故男用男尸女
用女尸後有配止用男尸不用女尸抑男尸筮女尸
亦筮男尸宿女尸亦宿尸入尸飯尸酢尸饌尸出男
女儀如一乎考妣之似異廟者五周官本不足信先
妣先祖異享且異樂尤有不可解者而春秋聖人自

作儀禮爲禮之本經禮記齊魯先師所輯望先生明以教我

與齊次風論周禮書四

樂舞

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而大司樂祀天神祭地示祭山川祭四望俱用先代之樂其舞大武者僅先祖耳先妣則舞大濩宗廟則舞九磬又與先祖先妣不同夫視之弗見聽之弗聞鬼神之德也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孝子仁人之心也驅召鬼神役使羣動後世方士所爲大司樂乃以樂之一變二變三變四變五變六變八變九變爲致天神致地示

致人鬼致羽毛鱗介羸象之先後

不言七變所致

不更誣歟

後之學者以益稷篇鳥獸嗴嗴鳳凰來儀爲證夫鳥獸爲筍簋馬季長言之矣鳳凰來儀未必樂奏時事也卽德盛所化亦祇如伊訓之鳥獸魚鼈咸若卷阿詩之鳳凰于飛耳若一堂之上樂奏之時鳳凰儀百獸舞事之神怪莫過於是豈聖人不語之旨乎韓非子師曠奏清徵而元鳥鳴舞奏清角而風雨大至史記秦穆公趙簡子皆夢游鈞天廣樂九奏萬舞蓋戰國之君厭古樂而喜新聲游士附會虞書設此以逢其欲且隱以諷之而豈實有是事乎孔子惡鄭聲之

亂雅樂韎師旄人鞀鞀氏所掌夷樂韎樂散樂豈止
鄭聲之不正而祭祀皆歛而歌之舞之燕會亦如之
則夾谷之會孔子於夷狄之樂何必卻於倡優侏儒
又何必請誅之也哉

與齊次風論周禮書五

養老

文王養老之政莫詳於孟子其次則小戴記太公伯
夷天下之大老也養之禮不可考矣國老庶老有位
於朝者也東膠虞庠異其地養陽養陰別其宜執醬
執爵祝哽祝噎隆其禮其餘則制其田里教之樹畜
使民有老民各自養之其制備其事簡而易行而周

禮皆無之其云凡饗耆老酒正其其酒外饗掌其割
亨羅氏中春獻鳩皆一時食饗非常制也大司徒以
保息六養萬民二曰養老遺人掌門關之委積以養
老孤所載惟此二語而已夫不講田里樹畜之實政
而僅恃門關委積遂足養天下之老乎七十杖於朝
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行肩而不併不
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班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
路尙何不保息而欲大司徒以保息養之乎六十食
肉七十衣帛民之常用也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七曰
嬪婦化治絲枲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二曰嬪貢以九

式均節財用六曰幣帛之式閭師任嬪以女事貢布帛而牆下所樹匹婦所蠶獨不領於天官地官是所重者任民致用而所輕者養老矣民間盟詛之牲尙掌於司盟雞豚狗彘之畜獨不可一官理之乎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所發何政所施何仁寧不布在方策職之周官而大司徒保息自養老而外僅一曰慈幼三曰賑窮四曰恤貧而其政亦無聞焉豈非襲仁政之虛名無實事之可舉乎校人圉師之牧馬犬人牛人之阜牲獸醫馬醫之療獸病養

疾馬尙分見之諸官而養老慈幼振窮恤貧之事俱不掌之一官何歟

與齊次風論周禮書六

教民

興賢

鄉與遂皆野也鄉有三物之教有讀法之禮三年大比鄉大夫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書之以獻於王遂大夫止簡稼器修稼政三歲大比帥其吏而興眊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而已豈鄉之民可教遂之民不可教鄉之民宜教遂之民不必教耶抑鄉有可興之賢能而遂無之耶費誓魯有三遂而無鄉國語齊有三鄉而無遂將國自爲政後之人撫拾成

書故制有不同耶先生必有說以處此

與齊次風論周禮書七

畿服

封國

九州

尙書周官篇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又云六年五服一朝椿嘗以爲非真古文之證乃周禮畿服其矛盾更甚且封國之大小九州之次序亦多有可議者國語五服與禹貢同但易綏名賓耳周襄王曰規方千里以爲甸服祭公謀父曰邦內甸服周禮職方氏不以王畿爲服王畿之外曰侯服又其外曰甸服又其外曰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蕃服是九服無王畿甸服不特在王畿外且在侯服外矣大司馬國